



我的南开岁月

◎ 中文七九级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我的南开岁月

中文七九级 著

大中路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南开岁月 / 中文七九级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310-03313-3

I . 我… II . 中… III . 南开大学—校友—回忆录 IV .
K82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16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1,125 印张 4 插页 283 千字

定价:4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金秋 10 月话真情 (代序一)

◎ 刘津敏^①

2009 年金秋，正值庆祝南开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华诞之际，南开大学中文系 79 级入学三十周年纪念会也同期举行。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回顾过去，每一个同学的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令我心潮澎湃。三十年转眼过去，他们从一个个渴望知识的年少学生，逐步成为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他们中间不少人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一些人成为教育工作者，又在教书岗位上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才；还有人做了记者和编辑，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我为他们骄傲，同时感到欣慰。

三十年前，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当时党委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从校团委调入中文系，做 79 级的辅导员，目的是为了培养干部，到基层锻炼。从内心来讲，很矛盾。原因很多，其中主要是许多“新”同学年龄比我还大，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同学来自工厂、农村、部队，他们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并且都是经过锻炼考上大学的。而我——几次找领导反映，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但回答是必须去。既然领导相信我，就高高兴兴去吧，去了就带好这个年级，心里这样告诉自己。

记得迎新那天，来了一个扎着两个小辫的女孩子，眼里泪汪汪的，

^① 刘津敏老师从 1979 年到 1983 年一直担任中文系 79 级的辅导员。——编者注

我一问才知道，她自己从四川来到天津。她当时的年龄只有 16 岁，在家里是最小的女儿，并且父亲已经去世。看着她的样子，我非常难过，差一点掉下眼泪来。我告诉她，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迎新会那天看着 79 级的同学，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南开园，他们那激动的表情感动了我，我发誓一定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79 级共计 91 名同学，分成两个班，首先要选好干部和支部委员。记得干部选出以后他们确实不一样，所有的工作只要和他们讲清楚，他们就能按照要求去做了，工作全部贯彻下去，顺理成章按部就班地搞了起来。班里年龄小的同学学习非常认真，他们基础较好，学习刻苦，年龄大的因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也非常用功。

记得有一次古典文学课，老师下了第一节课时来找我，说：“你们班个别同学没有来上课。”当时我想是否这几个同学生病，他们来自外地，父母又不在身边，我要去看看他们。我首先来到女生宿舍，看见她们没有生病，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去上课，她们找了所谓的“理由”。我又去了男生宿舍，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我推门就进去了，看见有一位同学还在睡觉，这时我一下就火了，撩开被子就把那个男生揪了起来，让他穿好衣服上办公室来找我，来了之后我狠狠地批评了他，并且叫他写检查，检查倒是写了，但他们是学中文的，写的检查那叫诗情画意，叫我哭笑不得。

记得还有一件事让我忘不了，系里的领导找我说，你们班某某同学已经结婚，现在有了感情纠纷，对方家长找来了，怎么办？我说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当时入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规定，学生必须是未婚才可以上学，我找到这个同学的时候，他一五一十都讲了出来，问我是否给处分。我当时非常同情这个同学，这个学生学习非常好，我把这个情况和系里讲了，特别强调了这个同学的认错态度，如实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系里研究后给了他较轻的处分，并在全年级大会上讲了这个问题，要求有同样问题的同学早一点讲出来。这下子可不得了，班里又有好几个同

学也因为这个问题给了处分，我非常同情他们。现在看起来这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三十年前是绝对不行的。

大学四年就这样过去了，同学们将面临着分配，在当时还是国家计划经济下分配，当他们找到我要求分配理想去处时，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和他们在一起四年的时光就要结束了，将要分开，他们将要用所学的知识去建设我们国家，去浇灌我们祖国每一寸土地了。

他们中间三分之一去了北京，三分之一在天津，还有一少部分回到了原籍。他们走的时候我没有送，我怕眼泪像闸水一样不能控制，我用爱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十年过去了，他们回到了南开园，回到了新开湖。

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又回来了，他们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但同学的友谊、师生的情谊，恒久不变。

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又回来了，回到了他们知识的天堂，教他们育人的学校，寻找他们年少的梦想。九十多名同学一一健在（这的确不容易），没有一个跌跟头犯错误，实现了青年时的誓言与梦想。

再过十年二十年，他们还会相聚在南开，相聚在母校，不管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是他们的老师。我最大的收获是做了他们的辅导员。他们忘不了自己是南开人，忘不了自己的母校——南开大学。

2009年9月12日于南开园

中文 79，我为你骄傲！ (代序二)

◎ 孙昌武^①

1979 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 9 月，我和 79 级的 91 名同学同时步入正在“文革”结束后恢复重建的南开大学校园。我是经过二十余年沦落，最终得到“改正”，才获得大学教职；91 名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有些是“知青”，已经过或长或短的人生历练，有些是十八九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虽然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形不同，但大家都是由于国家命运的转折而获得了新的生机，大家同样怀抱着希望和喜悦，步上新的人生旅途。

为了纪念入学三十周年——这对于 91 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意义深远的日子，大家又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当年听课的教室。我，作为这一届学生的班导师，如今已是华发苍颜，年逾古稀；91 名学生来了大部分（其中有 10 名身在国外），当年青春的面容显得成熟，甚至有些苍老了，薄弱的身躯变得硕壮，甚至“发福”了，这些在工作岗位负有重任的中年人，这些抚育子女的家长们，重新聚在一起，立即恢复了当年的稚嫩和憨态。大家拥抱雀跃，欢笑流泪。他们又成了我的学生。当我接受一大束献上的玫瑰，心如潮涌。

^① 1981 年南开大学实行班导师制，孙昌武老师在刚刚结束“右派”放逐生活不久，成为中文系 79 级的班导师。——编者注

大家回忆起读书时那可怀念的四年，述说当年的喜悦和苦恼，吐露多年埋藏在心底的“秘密”。有的人模仿我讲课的语气和手势，有的人回忆受我批评、斥责的委屈，还有不少人复述我当年说过什么话、毕业时给他们题了什么字。那些话、那些字我早已忘记了，他们竟牢牢记了三十年。当年师生间曾发生无数“矛盾”、“冲突”，无尽无休地争执、辩论。我批评他们，告诫他们，他们说我“迂腐”“保守”；我训斥他们“偏激”“片面”。当年毕业分配工作，班导师是负责人之一。分配地域不同，岗位不同，有的人被安置在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们给我写信，对我动怒；如今他们已成为这些岗位上的杰出人材，高兴地向我汇报……这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我从学生们那里得到理解和爱戴，也从心底喜欢这些成熟但仍很年轻的同学们。

中文系 79 级，是我一生从教至今最为怀念的一届。其中有些人三十年来和我音书往来不断。因为这是我重获教职的第一届学生；因为 1984 年后我断断续续出国讲学和研究，这是我完整带过的一届学生；更重要的因为这一届是德才兼备、令人骄傲的优秀学生。他们入学在国家命运转折的关键年份。他们了解甚至亲身经历过艰难困苦。他们知道珍惜难得的人生机遇。他们对国家、对自己有责任心，有担当感。所以他们步入社会，能够精进努力、奋进不息。

如今，91 名学生中大部分，还有当年的辅导员刘津敏、班导师我聚在一起；在国外工作、定居的同学也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电报。三十年冬去春来，看到 93 个人全都健康地活着，真是让人兴奋。这就是一大收获。我劝他们注意锻炼身体。中年正是需要保养呵护的时期。有了健全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工作，才能保证生活的质量。

当年这 91 个人大多出身寒微，来自社会底层。步入社会，他们没有权势可依恃，凭靠的只有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走过来。如今他们的职务、地位不同，但都在尽到个人的职责，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对国家作出贡献。

这 91 个人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是各级领导干部，担负重要职务。他

们都能够清廉自守，严于律己，不少人获得了各种荣誉。91个人中没有一个出“问题”的。这正、反两方面的“指标”，表明这的确是一批优秀的人才。我相信他们会自重自爱，保持这个“传统”，勤勤恳恳地工作，高高兴兴地生活。这也是我个人的厚望。

年老了，常常回忆往事。作为教师，常常想起学生，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教学相长”“师资道合”的道理。所以我对自己的学生，对79级，真是心存感激。在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后记里，我述说自己的感想：回顾一生经历，我感受到师长、友人、学生和家人给予我的过多的帮助和关爱；因此虽然来日无多，我也要怀抱深切的感恩之心、戒惧之心，竭尽绵力，多做些事情。

1979年入学的当时，我在和这一届学生们竞赛：我要挽回失去的岁月，在走上讲坛后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教师；91位学生憧憬着光辉的人生前景，奋发努力，争取好的前程。如今我在衰暮之年，仍保持和这些学生继续竞赛的心态：我愿意看见他们骥步奔腾，远远地跑在前面，让我时时看见他们矫健的身影，给我的晚年增添一份喜悦。

2009年9月

目录

001 /	金秋 10 月话真情(代序一)	◎刘津敏
004 /	中文 79, 我为你骄傲! (代序二)	◎孙昌武
001 /	南开的回忆	◎杨 益
015 /	南开给了我们太多的故事	◎刘方炜
022 /	南开岁月——1982 年写给 77 级同学的告别寄语	◎有 民
025 /	南开旧事	◎葛青生
029 /	南开——浓得化不开的情	◎张旭岩
035 /	依稀如梦三十年	◎王树成
039 /	南开杂忆(外一篇)	◎莫道才
050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王一良
053 /	轻轻的, 我来了	◎刘旭东

058 /	我的毕业纪念册	◎ 郑 新
063 /	三十华年尘与土	◎ 蒋旭光
066 /	我在南开的几个“第一次”	◎ 陈中林
071 /	真诚永远	◎ 胡 明
077 /	捡起那被遗忘的日子细细品尝——南开日记摘抄	◎ 王建平
104 /	往事并不遥远	◎ 张玉芳
108 /	母校记忆	◎ 郭志刚
113 /	馋猫食记	◎ 傅秋爽
118 /	南开记趣	◎ 姜大为
124 /	难忘南开同学情	◎ 吕振辉
132 /	南开纪事	◎ 王彦林
136 /	忆南开	◎ 高建为
143 /	点点滴滴南开梦	◎ 王 竞
148 /	学校的大操场	◎ 单记京
151 /	谐趣南开园	◎ 罗万里
160 /	南开回忆	◎ 郭长征
166 /	“穷观凤能，龙载坠淳”	◎ 梁 容
169 /	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	◎ 李华敏
177 /	那些挺好的同学和老师们	◎ 赵 季
181 /	明月何曾是两乡——南开师友杂忆	◎ 武俊平
194 /	小单帮我定终身	◎ 郑天刚
197 /	宁宗一先生	◎ 侯永毅

- 204 / 入学三十(一)年感言 ◎赵大明
- 206 / 入学三十年有感 ◎冯学英
- 209 / 不经意间——入学三十周年感言 ◎郝 敏
- 211 / 寻梦——重回南开园 ◎杨保建
- 218 / 诗魂牵绕梦南开 ◎张燕辉
- 234 / 聆听叶嘉莹 ◎单正平
- 239 / 常忆着那份情 ◎靳南星
- 243 / 南开那些事儿 ◎张 力
- 251 / 又回南开——1994年1月8日为毕业十周年聚会而作 ... ◎郭长征
- 258 / 南开的日子 ◎魏瑾琳
- 261 / 二十年后重返南开唱和诗 ◎孟 凡 吴 蕎
- 265 / 醉——同窗三十年聚会有感 ◎陈慧娟
- 267 / 中文79级相识三十年 ◎叶言材
- 269 / 自叙赠诸学兄学姊 ◎杨保建
- 271 / 同学聚会有感打油一组 ◎单正平
- 280 / 南开同学相识三十年感怀八首 ◎刘方炜
- 282 / 南开重聚有感赠诸人——为毕业廿周年作 ◎莫道才
- 283 / 附录:《激荡三十年——南开大学中文系79级同学的集体记忆》
(专题片台本提纲) ◎才 华(执笔)
- 304 / 追寻着青春的梦想,飞翔! (编后记) ◎李华敏(执笔)

南开的回忆

◎ 杨 益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间三十年时光已悄然逝去。

三十年前——1979年的秋天，我们来自天南地北的九十多同学组成了一个集体，一起走过四年共同的生活轨迹；三十年后——2009年8月22日，我们这个集体再次聚到一起，回首当年，共同纪念入学相识三十周年。

在筹办这个活动中，在收集、整理同学照片和当初的资料时，在同学欢聚会上聆听在场的每位同学敞开心扉的几分钟诉说中，在大家围坐一圈集体观看我们入学三十年专题片时，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尘封的往事在眼前一幕幕闪回：岁月流逝，“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许多往事已淡忘、模糊，但珍藏的记忆却难以忘怀。

□ 成为南开人

我保存着一张1979年4月南开大学的招生校刊，上面有大学简介及当时各系的招生概况。入学前，我在重庆工作，当时我参加了重庆市大渡口

区的“招办”招生会议，因此得到了这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我们那时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走过来。在“文革”的年代里，社会上传诵最多的领导人的故事是周恩来的事迹，人们最敬佩的人是周恩来总理，大家都知道总理的母校是南开大学，因而那时我就对南开大学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农村插队劳动和工厂党校工作的日子里，自己始终坚持自学，总是梦想有一天能有机会到总理的母校上学。“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我已经过农村三年半的“插队劳动”、作为“工农兵学员”到重庆钢铁公司技校学习两年后，留在重庆钢铁公司党校担任理论教员，应该说在当时的同龄青年中境地还算比较好的，但自己心中仍暗藏着“上大学”的梦想。

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因当时招生政策的限制（上过技校两年后才能报名）不能报考，直到第三年的1979年夏天，才有机会说服领导同意我报名参加高考。在区招办举办的招考学校介绍会会场上挂满了各高校的招生简介，从北大、清华、复旦、川大、重大等众多高校的招生校刊中，我发现那张南开大学校刊并翻来覆去反复看了很多遍，在离开时又忍不住悄悄取下带了回去，接着在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和经济系。

7月初的那三天考试，两天骄阳似火、潮湿闷热，一天雷电交加、暴雨如注，好在我自忖无后顾之忧，还算比较沉着自如地做完了各门试卷。接下来是照常工作中的等待与期盼，一天又一天，周围已有考生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而我却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心一点点凉下去，似乎“南开梦”已没戏了！又过了几天，终于在8月上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告诉我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寄到家里——原来是在填志愿时把家庭地址填为宜宾老家的地址，通知书就直接寄到我家里去了。于是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暗自轻吟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请假坐火车回宜宾取回录取通知书，终于实现了自己上南开的梦想。

□ 初到南开

1979年9月5日晚6点多，我告别了重钢公司党校的同事，登上重庆至北京的10次特快列车，经过整整48个小时的颠簸，于9月7日下午6点多到达北京。在嘈杂、拥挤的北京站，好在我下过乡、工作过几年，有一些经验，还知道先寄存随身携带的行李，再到签票窗口签好到天津的车票，又找到北京站的旅客接待站，介绍我到交道口附近的一个澡堂，花3元钱住下并顺便洗了个澡。第二天清晨，我即早早动身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照了张像，再赶往北京站坐上火车，于下午1点多钟到达天津站。出了车站，找到南开大学的新生接待点，等不及学校接送新生的班车，就自己坐8路公共汽车到了南开。

当我提着行李走进南开校门时，看到一个高大英俊、帅气的军人也正迈步进校，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同时发问：你也是到南开的？又各自点头。然后我们就边走边聊，一同沿着大中路的林荫道找到中文系的新生接待点；这才知道，他也是中文系的新生程东，后来为一班二组组长，是我进入南开后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报到填表时，得知自己的学号是790001，当时心里还有点激动：我竟然还是79级新生的第一号。我们办完了报到手续，又一起前行去找宿舍。

那时男生宿舍尚未整修好，79级几百名男生全被临时安排住在学三食堂二层楼上。几百张双层单人床井然有序地摆满了整个楼层，那场面真是极为壮观，让人震撼。中文系的住宿区在靠近楼梯口最外侧，虽然进出比较方便，但人来人往，又比较嘈杂、喧闹。我在一排排单人床中找到自己的床位，放下行李、铺好床铺后，邻床的小同学——来自河北邢台的单记京也到了。看他没带蚊帐，我取下自己的蚊帐给他挂上，帮他收拾整理好床铺后，已是晚饭时间，我们即一起去找食堂——几乎穿过大半个校园才找到学一食堂，买好饭菜，在新开湖边吃了进校后的第一顿饭。

在三食堂楼上住宿的那些天，没有书桌板凳，我们只能挤坐在床边聊天、躺在床上看书、趴在床上写信，条件十分艰苦。好在大家都是新生，

还比较听话，晚上 10 点统一熄灯后不一会儿就都静悄悄的了。半个月后，我们中文系男生才搬到学一宿舍二楼（现在的第二教学楼旧址），虽然是七八个同学住一个房间，但比“三食堂楼上”条件已是相当的好了。

□ 中文系的昨天与今天

1979 年 9 月 10 日上午，学校在学一食堂后面的露天广场为 79 级新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由校党委书记张再旺作动员报告。

9 月 11 日下午，在主楼 118 教室，我们听了到校后的第一堂课，由中文系副主任郭奇珊老师作中文系概况及专业介绍。我当时比较完整地记下了郭奇珊老师介绍的内容：

中文学科在南开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中文系解放后为国家培养了一千三百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文革”中我们系遭到很严重的破坏，六十多名教师中被戴上各种帽子的占半数以上，在小组会上被批判的有五十多人。系里目前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现有教师、干部、学生、研究生共 427 人，其中学生 307 人、教职员 96 人（系领导 3 人，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37 人，助教、政工人员、后勤人员 46 人）、研究生 16 人、外国留学生 8 人。有 7 个教研室：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外国文学等；有两个研究室：鲁迅研究室和明清小说研究室。中文系培养的方向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汉语言文学研究、教学和其他语言文学工作者。从今年起实行学习制，实际就是学分制的过渡；基础课共十五门：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史、英语、体育，共计 102 个学分；三年级下学期开设选修课，另外还要开设专题讲座、搞科研、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参加劳动 10 个星期……

当时，郭老师是充满感情给我们介绍上述情况的，特别是当讲到“文革”中系里教师们受迫害的情景时，眼含泪花，几乎抽泣起来；当讲到希

望大家一定要把精力放在学好基础课上，一定要认真读书、认真思考，一定要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贡献力量等学习要求时，情真意切，反复叮嘱，使我们深受感染。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教学内容、教学方针和学习要求，完成了南开四年的学业。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文系当时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传统而保守，教学力量青黄不接，突显了“文革”十年动乱对高等教育的摧残以及“文革”后高校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希望。三十年后的今天，在过去中文系的基础上已发展成为文学院。我从南开的网站上看到，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已被确定为教育部重点建设的特色专业，现在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言和中国文学基本知识和理论素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语文高级能力，能够从事本专业研究和教学的新型学术人才或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新闻、出版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现在的中文系有教师 54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8 人、教授 32 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10 人，有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11 个，有二十多门骨干课程，其中有多门颇具现代色彩的课程，如文艺美学基础、比较文学、宗教与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国女性文学、现代中国文体与写作等。现在的中文系与我们当年的中文系相比，已是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 总理纪念碑

到南开一个多月，正逢六十周年校庆，学校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校庆活动，召开了隆重的校庆纪念大会，请了很多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组织参观南开六十年历史展览。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全面了解了南开的历史，知道了张伯苓、严范孙、竺可桢、范文澜、罗隆基、吴大猷等历史名人以及他们与南开的渊源关系，也知道了南开建校之初“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还感受到了南开浓浓的学术氛围。

这些活动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周恩来纪念碑的揭幕。校庆期间，学